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维克托·勒维讷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维克托·勒维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ctor T. LeVine
THE CAMEROON FEDERAL REPUBLI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71

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维克托·勒维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36,000

1975 年 9 月第 1 版 197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09 定价: 0.44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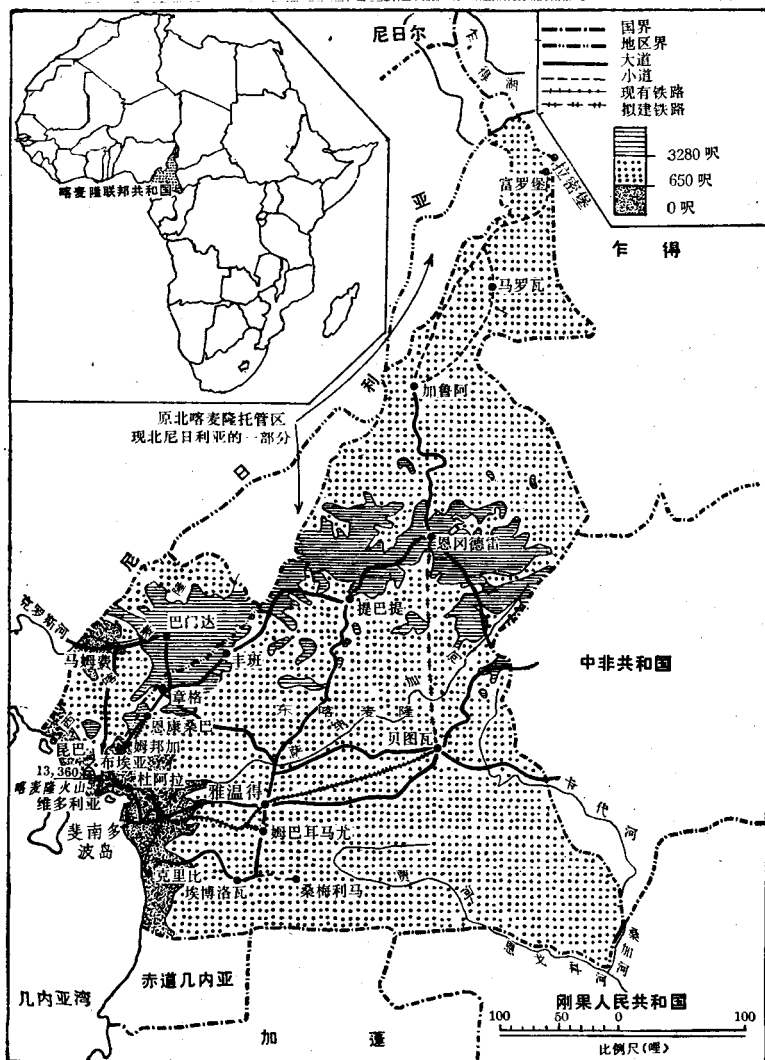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地处非洲中西部沿海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于1972年6月2日前原称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喀麦隆于十九世纪末叶曾一度沦为德国的保护国，嗣后又长期处于法、英帝国主义的“委任统治”和“托管”之下。经过喀麦隆人民的英勇斗争，法管部分先于1960年宣告独立，成立了喀麦隆共和国；1961年，英管部分的南部地区又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组成了喀麦隆联邦共和国。作者在本书中，论述了联邦共和国自1961年10月1日成立后十年间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其中着重叙述了联邦共和国民族成份复杂、党派众多的情况，由多党制到一党制、由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以及东西两邦在经济、教育制度等方面走向统一的过程。

本书原名《喀麦隆联邦共和国》，鉴于其国名现已更改，故中译本即改用现在的国名为书名。作者维克托·勒维讷，系美籍法国人。本书出版时，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1969年至1971年期间，他曾在加纳任加纳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在撰写本书

时，他曾几度访问过喀麦隆，书中所提供的资料较为丰富。作者还写过一本《喀麦隆，从委任统治到独立》，论述喀麦隆自沦为法、英“委任统治地”到取得独立的历史，已译成中文。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对于本书内容，应批判使用。



(按原图译制)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目 录

前言(格温多林·卡特)	1
导论	5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0
殖民地以前的时期	11
殖民统治	13
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性质	23
独立和统一: 从共和国到联邦	32
第二章 当代情况	35
地理	35
经济	37
社会结构	47
教育	69
报刊和宣传工具	74
第三章 政治演变	78
国家体制	78
政治动态	88
选举	125
行政机构	127

地方政府.....	133
司法部门.....	137
第四章 当前问题	140
民族统一.....	140
经济发展.....	148
对外关系.....	160
第五章 联邦十年:回顾与展望	164
参考书目	171
略语表	196
主要译名对照表	201

前 言

这本研究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的著作，对这个国家的特点及其发展情况，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喀麦隆联邦共和国的历史，与非洲其他许多独立国家迥然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喀麦隆联邦共和国自 1961 年以来，即以稳定的联邦体制立国至今；反之，马里联邦和中非联邦则已在 1958 年以后的一个时间内先后解体（前者在 1959 年至 1960 年间维持了十八个月，后者从 1953 年维持到 1963 年）；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联邦（1952—1962 年）合并成了一元化的埃塞俄比亚帝国；而尼日利亚联邦（建立于 1960 年）则经历了一场悲惨的内战。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在发展其与众不同的联邦体制机构和采取措施使之发挥效能的过程中，所要对付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困难，其原因就在于联邦的两个组成部分面积大小悬殊：前英管南喀麦隆比较小，而前法管喀麦隆则要大上十倍。而且，由于殖民地化的经历各自不同，这两个部分已逐渐形成了很不相同的政治素养、政治结构和经济组织形式。东喀麦隆仿效法国特有的政治形式，保持了一套中央集权机构；而西喀麦隆的内部组织，则仍然反映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地方分权制。然而，看来不无矛盾的是，前法管喀麦隆这个面积较大的组成部分，是以独立耕作者和小商人的经济为主；而

前英管区，至少在沿海一带，其经济生活则受着规模巨大的喀麦隆开发公司的支配。造成这两个部分的差别的另一个特点是，西喀麦隆境内有大批来自前北喀麦隆的移民。北喀麦隆原为英托管地的一部分，于1961年经公民投票并入了尼日利亚联邦。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在一向由北方人掌握领导权这一点上，和它巨大的邻邦尼日利亚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中，南部地区在经济上都比北部发达得多，但反映在两国的政治生活上，却都造成了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剧烈竞争。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一样，由于南部各个派系在实际上并不能结成团结一致的伙伴关系，致使较发达的南方反而都只能眼看北方在政治上掌握大权而奈何不得。在喀麦隆，1958年以来掌权的最高领袖阿赫马杜·阿希乔为人精明强干，是北方势力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又一因素。阿希乔是北方加鲁阿的弗拉尼人，他一面强调他的政府是代表全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则又设法使他的北方同事牢牢地控制着内阁和立法议会中最重要的职位。

上面所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政治上反较巩固的两个例子，虽然不能据此即下定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情况却和美国颇为相似，和法国也略有些相似。经济的日益繁复和扩大，往往会导致政治力量的分裂，并造成紧张和不稳定的局势，这种情况看来不独以发展中国家为然。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在文化、语言、历史和地理上，都适居西非和赤道非洲的会合之处。它跟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中的其他成员国家——前法属赤道非洲的加蓬、中非共和国、乍得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非洲—马尔加什共同组织的那

几个关系松散的成员国，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两个国家集团组织中，喀麦隆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因为它对法国的独立性较大，它的文职机关和其他部门各项要职实行非洲化的规模也较广泛。这种由非洲人控制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不仅与一些较弱的法语非洲国家相比，就是与经济力量之强大、政治制度之稳定，在非洲都算数一数二的象牙海岸相比，也是引人注目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可归因于激进的喀麦隆人民联盟的冲击，使得法国政府认为喀麦隆不如象牙海岸那样易于驾驭。象牙海岸在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的长期领导下，自1951年以来就一直奉行着与法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政策。这种密切合作造成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象牙海岸在其政府行政机构中留用的法国文职人员，比喀麦隆所留用的要多得多，虽然这种情况可能更主要是因为喀麦隆的入学人数比例较象牙海岸为高，其学生的分布也较均匀的缘故。

谁也不能说，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就不存在严重的紧张状况和麻烦问题了。没有哪一个非洲人作主的国家能免于这类困难。但是，喀麦隆毕竟作为一个有效能的联邦实体成功地生存下来了，而在同一时期，许多显然具备更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国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喀麦隆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其最高领导人仍在壮年（1970年才四十六岁）。由于喀麦隆在非洲大陆所处的战略地位，也由于其机构体制和各种特征具有重大意义，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

格温多林·卡特

于西北大学

编写本书初稿所依据的实地调研工作，没有福特基金会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幸赖该基金会国外地区奖学金计划的资助，我得以在喀麦隆从事一年的研究工作。对于上述支持以及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詹姆斯·科尔曼博士给我的帮助和提供的宝贵意见，谨此志谢。

1965年5月和1971年4月，我又对喀麦隆进行了两次访问，因而得以对这个国家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晚近发展作出评价。此外，由于我的访问为期均较短暂，我还借重了其他学者的分析，他们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所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我却都一瞥而过了。其中，得特别感谢威拉德·约翰逊、埃德温·阿登纳、克劳德·韦尔什和菲利普·于贡这四位。

当然，我本人应对这本书的最后定稿负全部责任，并希望我在书中所作的一些不那么有把握的判断，有朝一日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维克托·勒维讷

于勒贡，加纳大学

导 论

本书初稿于 1962 年写成时，喀麦隆联邦成立才满一年。新的联合是在暧昧不明的政治气氛中形成的，而这新生的国家又继承下了好多经济、社会的难题，这就使人在预测这个联邦的生存前途时，不能不抱审慎的态度。如今，时间过了已近十年，联邦共和国不仅努力设法克服了种种困难，而且看来行将跻于当代非洲较成功的政治体制之列。要准确地预断喀麦隆未来的事态发展演变，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看来在最近的将来，喀麦隆还不致会出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在 1962 年那时候，对阿希乔总统的领导才能还难免会估计不足。现在看来，联邦所取得的成就多半得归功于他；我认为，他应当列为非洲最机智、最聪明和最讲实效的领导人之一。

拿“错综复杂”一词来描写喀麦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貌，最为中肯。恐怕除了尼日利亚以外，再也没有哪一个非洲国家有它这样异常多变的政治历史。喀麦隆受过三个直接殖民强权——德国、法国和英国——以及两个间接监护的权力机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摆布和统治。在这个名单上，或许还可以加上尼日利亚（英管喀麦隆在行政管理上是并入尼日利亚的）。此外，喀麦隆还经历了从多党制到一党制的整个演变过程。我在前一本著作中开列了独立前活动在东喀

麦隆的政党派别，总数不下一百十七个之多^①。那个数字可能还失之过少，因为此后又有若干我并未列入的派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其中当然还不包括在英管喀麦隆活动的二十来个党派。在本书中，我打算把这许多党派经过逐步淘汰而归于一统的过程作一个概括的叙述；但是，不容讳言，这段历史过程复杂，内容丰富，远非一个简单的梗概所能道其什一。最后，还有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一段历史。喀麦隆人民联盟在喀麦隆的政治历史上一直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六十年代初期，这个组织就销声匿迹了：其在国内，已不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其在国外，也已不再使阿希乔总统的政权感到坐立不安了。这段历史，我在本书中只是略叙其概要，因为威拉德·约翰逊和我都已另有文章详加论述（见参考书目）。就是在那些文章里，我们所讲的也只不过是一些皮毛而已。待到这段历史最后和盘托出之时（也许得假手某一位身预其事的人），那就一定可以多少反映出当代非洲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曾经历了怎样的不幸、挫折和巨大危难。

喀麦隆政治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民族状况异常繁复。据官方资料，在东喀麦隆就有一百三十六个可以识别的民族集团；在西喀麦隆，至少也有七十个^②。至于确实数目究有多少，当然得看你采用谁家的分类方法，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让人种学专家们去解决。

① 《喀麦隆，从委任统治到独立》，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247页。

② 《喀麦隆，从委任统治到独立》，第6页。西喀麦隆的数字采自地图：《西喀麦隆部族区域图》，根据埃德温·阿登纳的资料绘制，地政与测量局发行，布埃亚，1959年。

不过明摆着的事实是，喀麦隆的民族和社会结构五花八门，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加以又有一些因素，使情况更进一步复杂化了，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具有相当重大影响的国内迁徙，西喀麦隆境内大批东尼日利亚人的存在，巴米累克人的巨大的人口增长能力和社会活动力，北方的基尔蒂族的相对落后，以及仍然存在于北部和西部的几个世纪前遗留下来的部落政治结构和半封建政治结构。要把如此纷杂繁多的民族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体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喀麦隆的政治问题，有不小的一部分即来源于此。不仅如此，在民族多样性以外，还要加上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使用两种语言的问题，以及如何设法将分别受英、法殖民统治四十年间所形成的不同政治、行政、教育和社会习惯加以协调等等问题。

喀麦隆的经济，理应由一位专业经济学者来进行分析；我只想把这个同样非常复杂的课题粗略地讲一下。我们所看到的喀麦隆，是一个没有什么突出资源基础的国家，一方面力图使它的农业部门（它的外汇主要即取给于此）实现现代化，并加以扩大，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适当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喀麦隆幸而具备了农业多种经营的手段和资源，因而将不必完全依靠咖啡和可可这两种主要作物。不过要做到这一步，多少总还是将来的事情，尽管是不远的将来吧。下文将对经济方面的缺陷着重地谈一些，不过在看到缺点的同时，一定也要看到优点。但是有一点在一开头就应当记住——这一点我在以后还要谈到——那就是：喀麦隆的经济基本上是巩固的，有资源，有人才，并且如有需要，也还有外国的金融界朋友；这些都可使它的经济今后发展得倍加巩固。这样乐观的估计，当

然不免需要有一些先决条件,例如:需要把地区的、分区的、甚至以部族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制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较广泛的国民经济体系;急需把基本建设加以扩充,以实现上述统一经济规划,适应这一规划所要发展的新工业的需要;最后还得建立一个计划机构,要既能制订切实可行的经济指标,又能按轻重缓急作出现实的安排。

在本书中,对“喀麦隆”这个名字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拼法,以表示当今联邦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其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阶段。这些拼法,也就是当时使用的拼法。“Kamerun”系指德国保护国时期;这个拼法在过去往往为民族主义者所采用。“Cameroun”是法语的拼法,现在的东喀麦隆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和托管时期,以及在喀麦隆共和国时期都使用这个拼法,这个拼法今天在说法语的东喀麦隆仍然通用。“Cameroon”或“Cameroons”是英语化的拼法,用来表示英国委任统治下及其后英国托管下的喀麦隆,今天西喀麦隆说英语的居民也仍在使用。“南喀麦隆”系指前英管喀麦隆的南半部辖区,也就是今天的西喀麦隆。“北喀麦隆”是英管喀麦隆的北部,即1961年2月经公民投票决定并入尼日利亚的那一部分前托管地区。在本书中,将用“喀麦隆”(“Cameroon”)一词作为对这块领土、对联邦和联邦各个组成部分的通称。

喀麦隆人姓名的拼写方法并不经常保持一致,就是喀麦隆人自己也是这样。遗憾的是,他们的姓名,除了必须包括家族或氏族的姓氏这一点外,在拼法上或次序上就没有什么简单的惯例可循。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E. 埃格贝·塔比,也可以写作 E. T. 埃格贝, E. 塔比·埃格贝,或者